

# 醫學，人開始

◎文 / 李貽峻 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助理教授

故事的開頭是這樣的。

多年前，在一堂為大一開設的通識課中討論成功，一位大男生的作業這麼寫著：「如果世界是由成績定義的話，我想我會有一個贏家的人生，不用去思考自己未來的路，前面的路前人都幫我定義好了，成績好的人就該走這條路，而且不是方向，是唯一！」我瞄了一眼他的科系：醫學系。

我似乎該恭喜他的成功人生吧？他的中學雖非名校，但自己一直表現出眾、道路與目標也都非常清晰，他繼續寫著他高中時的一段故事……：「高一時，老師看我未來的夢想是填寫「化學系」時，……就把我叫了過去，告訴我人的夢想不能這麼小，說完就用立可白把『化』字塗掉，寫了『醫』上去。我甚至都不知道夢想原來是這麼玩的！別人選的，才該是你的夢想。」後來，他不負眾望地進了醫學系，但在作業中卻又極富寓意地說：「當下有一種汲汲營營的感覺迎面撲來，但卻又好像毫無感受，只知道要隨著這陣風而前進……於是我順從著這個世界的走向，

開始一步步的往上爬、往下滑。」當他即將展開看似人人稱羨的醫學生涯時，反而開始疑惑起自己，究竟是怎麼走到了這一步？

對於世界而言，他非常成功，但是面對自己的內心，他卻遲疑。

在單一與高門檻的入學標準下，十八歲的考場長勝軍，並沒有替自己的人生爭取到更多的自由或能見度。另一位同學說：「我高中的時候並沒有想要的科系，但只有一個目標，就是要考到滿級分，因為這樣我就有了更多的選擇權，……公布成績之後，我卻發現拿到滿級分的我，其實除了醫學系我已經沒有可以選擇的了。」對這群優秀的學生而言，「選擇」與「被選擇」只是一線之隔，「我花了十二年在準備人生最重要的轉捩點，卻只有三個月的時間決定好要去電機系還是醫學系。他們都說贏家才有更多的選擇，但我做到了，卻發現擺在我眼前的只有兩個選項，我甚至根本不確定我喜不喜歡這些東西，就做出決定了。」生命並不像自己所擅長的考試那麼單純又輕而易舉，因

為每個生涯選擇所需要依據的深刻價值基礎，並不存在於一路以來「高分＝優秀」的教育內容中。「我們太習慣比較了，在升學路上我們不斷比較，贏家才可以選擇理想的，……才可以拿到離天空最近的、最值錢的東西。」當年選系如此，畢業後選科亦然。

一群「贏家」在一起，我心裡多麼希望他們可以長成一方精彩美麗的花園，而不只是一間爭奇鬥艷的花店，但一位男孩忿忿不平地寫道：「每當我完成某樣階段性任務以後，才會恍然大悟自己完成的正好是別人對我設下人生目標的checkpoint，這感覺很糟。」於是他說：「我這一路走得莫名其妙，卻又好像合情合理。」

這幾年，一門以敘事為取向的《醫學人生涯探索》課程於焉誕生，不是邀請醫界前輩回來緬懷往事，而是邀請學生在自己看似理所當然的道路中，好好梳理其中富含質地卻總是零碎的故事。如果覺得年輕人在高中畢業就擇定了職場嫌早，那我想醫學教育就有責任，引導十八歲的醫學生在成為醫者之前，先回顧「自己究竟是如何成為了現在的樣子？」課堂中，當自己的故事被訴說，就對自己有了新的理解；被聆聽，才會長出繼續前進的新

力量。或許要到很多年之後，他們才能體會“Before you becoming a doctor, become a man”的意義，但這門課像一趟入門者的反思與洗禮，在被冠以「醫者」之名前，能拾起一路上被有意無意遺失的自己，好好地看看清楚自己：這一個人、是一個人。

到了五年級，另一門《人文臨床方法》則讓同學們在自覺知識貧瘠與手足無措中，直視臨床的本質其實是「臨近受苦者」。當自嘲只是個一無所知的路障時，他們此刻最大的優勢，也是未來恐怕會漸漸失去的能力，就是好好地聽病人說話。反正自己還回答不了什麼問題，那何不好好坐下來，看著受病所累的雙眼中，所流露出在生物醫學視野之外的身體經驗？

一位剛進臨床見習一個月的同學驚覺：「我坐在教室裡學習疾病如何發生，卻少有機會認識一個家庭如何面對疾病。原來陪著一個家庭走過受苦的一段路是需要練習的，而這個練習從來就不是發生在教室，也和我記了多少醫學知識無關。」他恍然大悟在過去多年的知識學習中，他已經將自己的心靈與感受鎖進了保險箱，因為國考不會考。但當他站在病人面前強烈感受到「我們身為醫生的學習與進步，是因為有人在受苦。」我為廿三歲的他

感到慶幸。

另一位同學在敘事醫學作業中，則是興奮之情躍然紙上：「……這個人身上背著許多的疾病，多次的結石、復發的肝癌、腫大的攝護腺以及千瘡百孔的心臟。但不知道什麼原因，他看起來健康極了，是個臉色紅潤、精神抖擻、中氣十足的阿伯。……真是沒預料過他是這樣的一個病人，我每天的動力就是為了完成病歷後，可以趕快去和他聊聊天。」他沒想過這個怎麼看都不樂觀的阿伯，卻是他初為醫者時的好老師，「……我轉站離開前的幾天，沒鼓起勇氣和他告別，我們的互動靜止在了他讓我玩他的不求人，或許兩人從此不會再有交集，但我想我腦中可能永遠都會留著這位沒膽壞心肝的阿伯。」我看著同學們的臨床生活經驗，精彩極了！尤其是當他們願意稍微放下對分數的執著、研究的競逐、還有只想要拿到最多選擇權，卻不確定到底要選什麼的時候。

人文，不是飄在天上的玄思，而是貼近每一個經驗現場的直面與理解，「『傾聽，是最好的禮物』是我在課程中深刻的領悟，原來『人文』真的有它存在的意義。」一位學生說。

這幾年，我常反思一位大學老師的意義與責任是什麼？這題沒有標準答案，但

對我而言，若醫學希望學生能懂得聆聽病苦，那首先要讓他們經驗到被聆聽。而我若能成為這樣的聆聽者，並在給予聆聽中，使學生明白什麼是人與人之間深刻的認識，那會是我多麼大的榮幸與價值！

我永遠無法給予人自己所不曾擁有的東西，我願以此紀念曾如此聆聽並認識我的，生理學科任卓穎老師。